

第二十一章 出發前往邑城

八月下旬的早上，已經有了些秋日的涼意，京城城門外路旁的的樹枝上，已經有了露水，顧知語窩在用被子鋪好的馬車中，掀開簾子看著自己離城門口越來越遠。她自從穿越了就一直是在京城，此時心裡充滿了對前路的不確定，不過她的眼神落到騎馬過來的柳成嵇身上，心裡頓時就安定了下來，身邊有這麼個值得信任的人，去哪裡她都不怕。

柳成嵇走到近前，笑著問：「知語，怎麼了？」

顧知語搖頭，「沒事，這麼快就出城了？」

柳成嵇含笑點頭，「一會兒和軍營那邊會合後會更快些，妳若是身子不適，要儘早告訴我。」他抬眼看了看天邊，「今日天氣不錯，妳先睡會兒。」

顧知語再次點頭，笑吟吟地放下簾子，邊上喜桃和喜柳也滿臉興奮，「夫人，我們要走多久？」

這兩個姑娘都是當初蘇嬾嬾特意挑出來的孤女，跟著她走一點負擔都沒有，至於蘇嬾嬾，顧知語留她在京城中看顧，威遠侯老夫人那邊要是出了什麼事，得有個人告知他們。

要走多久？應該要很久，在這個趕路全靠馬的時代，速度實在是指望不上。

到了官道上，馬車小跑起來，速度快了許多。一開始顧知語還興致勃勃看著周圍的綠樹青山、野花野果，然而昨晚上她太興奮，大半夜了還睡不著，今日卻天濛濛亮的時候就從侯府出來，所以很快她眼皮沉重，乾脆睡了過去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聽到外面整齊劃一的腳步聲和呼喝聲，顧知語頓時驚醒，掀開簾子就看到遠遠的站了一片人，密密麻麻看不到盡頭。

趕來的是護送柳成嵇父子的五百精兵，當初他們回來時還帶來了邑城邊界各部落的貢品，現在才趕回去。

柳成嵇騎在馬上，站在最前，因為騎馬的緣故，他比那些人高了許多，一身戎裝襯得他精悍英挺，顧知語看得有些恍惚，對柳成嵇的認識似乎又多了些。

很快，她的馬車繼續前行，且周圍加入了不少馬車，和她不同的是，那些馬車多是最普通的青篷馬車，拉車的馬匹卻很精壯，車輪落在官道的泥地上，壓出一道道車轍印子，這官道經年累月都有馬車來來往往，早已壓得夯實，如今卻還能壓出車轍印，可見馬車的沉重。

顧知語看著地上的車轍印若有所思，這些應該都是跟著軍隊往邑城那邊去的商隊，帶的都是貨物。

說起貨物，顧知語的馬車後面還跟了三輛馬車，也是裝得滿滿當當，一開始她還怕耽誤柳成嵇趕路，如今看來，沒道理帶別人可以帶，帶自己的東西反而不能帶了。

此時已是中午，日頭挺高，馬車裡悶熱，邊上的喜桃拿著扇子給她搧風，「夫人，這麼大太陽還要趕路，太難受了。您還受得住嗎？要不要跟世子說說，我們在後面慢慢追上去？」

熱是挺熱，但要說受不住也是假話，她不是那種一點苦都不能吃的人，且和軍隊

走在一起很安全，她傻了才把自己落在後面，要知道，乾國才建國十幾年，還有好多山賊沒能招安呢，都靠著打劫路過的人過日子。

就在此時，車窗被人輕扣，喜柳打開窗，一眼就看到外面騎著馬兒的柳成嵇。

他透過縫隙看向顧知語，神色有些擔憂，「知語，妳熱嗎？」

顧知語點頭，「確實熱。」

柳成嵇看著她熱得潮紅的臉，問道：「那要不要停下來歇歇？」

顧知語擺擺手，「不用，別為了我耽誤。」對於軍人，她天生就有一種敬畏，自覺不好拖他們後腿，再說了，人家還走路呢。

柳成嵇有些擔憂，「妳若是受不了，一定要告訴我。」想了想又道：「放心，越往邑城去，那邊一年四季如春，很溫暖的，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，養身子很好，妳去了就知道。」

顧知語含笑聽著，看著柳成嵇滿是擔憂的臉，「別擔心我，我早就有準備，這些都在意料之中。」

柳成嵇又陪著她說了半晌話才騎著馬兒走了，一路上時不時過來問詢一番。

顧知語確實難受，但看到他對自己這麼上心，倒覺得自己矯情了，她好歹還有個車頂隔著，但柳成嵇可是帶著五百官兵頂著日頭趕路呢。

午後他們只啃了乾糧就繼續趕路，期間只停了兩刻鐘，好在早上顧知語離府的時候備下了些點心，這麼熱的天，要是吃不完就得餓，她和兩丫鬟就吃了那些，還在柳成嵇過來的時候遞了些給他。

天色漸晚，在夜幕降臨的時候他們一行人到了行館，這是前朝留下來的，專門接待路過官員，當今皇上登基後，還在並不豐厚的國庫中撥了些銀子來修葺一番。不過行館接待不了這麼多人，只能供應飯食，官兵夜裡只在外面的棚子裡露宿。顧知語倒是分到了一間屋子，這屋子是給柳成嵇的，所以夜裡兩人得睡一個屋。兩人對著一張床面面相覷，柳成嵇看著顧知語越來越紅的臉，笑著道：「夫人，這可不能怪我。」

顧知語也滿是無奈，她對這趟行程做過許多心裡準備，卻都不包括夜裡得和柳成嵇睡一個床的境遇。當然了，就成親以來兩人的相處，她知道自己和柳成嵇早晚會同床，卻沒想過這麼快，在她預想中，是她到了年紀，然後兩人感情水到渠成，圓房自然順理成章。

不過，現在的情形容不得她如此。

柳成嵇欣賞夠了她表情的變換，笑著搖頭，「嚇著了？放心，夜裡我不在這裡住……」

顧知語心裡暖呼呼的，卻又覺得自己矯情，「睡吧，只要你記住我年紀不夠就行了。」

柳成嵇驚訝，隨即面上喜色遮掩不住，「真的？」

顧知語瞪他一眼，「不信算了。」說完，抬步去鋪床。

能夠同睡一張床，就代表他離她更近了些，柳成嵇從身後抱住她，「知語，我會對妳好。」

顧知語嘴角微勾，「我也會對你好。」

翌日早上，照舊趕路，顧知語一大早醒來就覺得渾身酸疼，尤其是腰背，很難受，且她坐在馬車裡只能保持幾個姿勢，肯定更不舒服，連兩個丫鬟也滿臉菜色。不過三五天後，她們也習慣了趕路的速度，身上就輕鬆起來，不會酸疼了，顧知語以為他們會一直這樣，直到到達邑城……

最近天氣好，這日午後，柳成嵇騎馬過來，低聲道：「知語，我們得趕路，所以今日夜裡沒有行館住了。」

顧知語傻眼，「那住哪裡？總不會是馬車上吧？」她住馬車上不是不行，主要是外面那麼多人呢，要是夜裡下雨怎麼辦？

她這麼想，自然也就說了，她如今和柳成嵇說話越發隨意。

「最近天氣好，夜裡也不會下雨，我們會點火堆，也不會冷。只是妳可能會不太方便，若是需要什麼都要告訴我，我幫妳找。還有去……方便的時候，一定要找我陪妳一起去。」

聽到這話顧知語也沒覺得不對，他們一行人離開京城後，一路上不時有商隊匯入，如今馬車已經有二三十輛，甚至還有路人想要與他們同行，裡面就有人帶了家眷，也有妙齡姑娘，又不是只她們主僕三人，別人能行，沒道理她們就不行。天色漸漸地黑了，馬車停了下來，顧知語窩了一天，渾身僵硬，她們的馬車離官兵駐紮的地方挺遠，遠遠看得到這樣的距離。

顧知語跳下馬車，甩甩手舒展身子，喜桃和喜柳陪著她，最近這兩個丫鬟習慣趕路之後也挺興奮的，對於露宿根本不害怕，反而躍躍欲試，當然了，也是因為前面是自家主子帶領的軍隊，怎麼也不會冒犯到她們這邊來。

顧知語的身分在這一行人之中，只要有心都能打聽得到，柳成嵇一天到晚跑到她馬車邊好幾次，所以許多人都知道她是世子夫人。

以前她住在行館，那些人都是各自找行館旁的客棧住，加上白日都在趕路，她一般不下馬車，所以雖然許多人知道世子夫人也在車隊中，卻也好多人都都不認識她。

「小婦人見過夫人，給夫人請安。」

這時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帶著個妙齡姑娘過來，對著她福身行禮。

顧知語有些驚訝，從京城出來，還真沒有人來找她說話，她確實有些悶了，便笑著道：「夫人不必多禮，可是有事？」

那婦人遞上一個食盒，「這是昨日路過城鎮時讓下人買來的豌豆黃，夫人若不嫌棄可用一些，也算是謝禮。」

「夫人何出此言？」顧知語秉承著不懂就問，因為她突然想起，如今自己是柳成嵇的夫人，可不能在外面隨意接禮物，哪怕只是一盤點心。

婦人聞言笑道：「夫人可能不知，將軍帶我們這些人是要收銀子的，只是我們母女孤身回鄉，沒有多少銀子，只能遠遠地綴在後面，是將軍讓人來叫我們母女一起走的。」

收銀子？顧知語看向後面那邊停著的車隊，她確實不知道這個事。

她推回食盒，「夫人多禮，實在不必如此。」

「夫人若是不收，就是看不上小婦人的謝禮了。說起來也虧心得很，我們身無長物，實在拿不出像樣得謝禮來。」婦人再次一推，然後拉著女兒轉身走了。

喜桃拎著食盒，「夫人，現在怎麼辦？」

柳成嵇對商隊收銀子，應該也不會收太多，要不然這些人何必付這些錢，就像是婦人說的，遠遠綴著也就是了，山賊一樣不敢冒犯。

這母女兩人連進商隊的銀子都無，囊中羞澀是肯定的，顧知語心念一轉，笑道：「明日拿些點心送去當回禮。還有，以後無論誰送過來的禮物，通通不要收，哪怕只是吃食。」

她說得慎重，兩個丫鬟雖不知道緣由，卻也認真應了。

翌日午後，喜桃拎了籃子去了後面，回來後道：「她們母女確實艱難，只啃饅頭。對了，那婦人是新寡，夫君病重沒了，這是帶著女兒回邑城投奔夫家親戚呢。」顧知語沒怎麼上心，昨日見婦人送禮，今日只是半天，就已經有好幾波人過來送食盒了。說實話，不是顧知語謹慎，這不熟悉的人送來的東西她可不敢吃，她也是在婦人走後才想起來很可能會出現這種情形，如今一看，果不其然。

這麼多食盒，誰知道哪個有問題？就算都沒有問題，為表善意，顧知語還得一一回禮。

其實柳成嵇身為侯府世子，和這些人牽扯過多，以後被人抓住也是一個錯處，如果有人需要幫忙，他隨手幫一把都可，沒必要和他們如熟人般來往。

到了夜裡，果然又有人拿了食盒過來，喜桃兩人全部婉拒。

顧知語實在不收，他們也沒辦法，再過兩日就沒有人來送了，顧知語也鬆了一口氣。

就這樣，有行館住屋子，沒趕上就露宿，當然了，哪怕露宿，顧知語也是住馬車的。

走了小半個月，行程已經走了三分之一，這一路上對柳成嵇來說可謂挺順利的。此時已是九月，早晚已經不會炎熱，但午後熱烈的陽光卻沒幾個人受得住，於是趕路就改成了早上和晚上，陽光熱烈時都找了個林子歇著。

這日，那對母女又一次找上門來。上一次她們拎著食盒過來之後，顧知語這邊著實熱鬧了兩天，當然了，是顧知語自己一時沒想到那麼多，收了她們的食盒才引發後面的事，實在怪不得人家。

看到婦人過來，顧知語坐在樹蔭下沒動彈。

「夫人，這是小婦人去摘的野果子，滋味不錯，夫人可要嘗嘗？」說話間，那婦人遞上一個小包袱，滿臉期待。

顧知語還沒說話，喜桃已經上前，「這位夫人，我們夫人不吃這個。」

小婦人一怔，隨即有些無措，「夫人，我們沒有別的意思，這個確實上不得檯面，我只是想著將軍幫了我們，我吃到好吃的果子就送些來給你們嘗嘗……」

興許是喜桃神色太過認真，她有些嚇著了，說話都不順暢，顛三倒四的。

顧知語心裡歎口氣，普通百姓對官家的一般都很敬畏，生怕得罪，看著她年紀輕輕就已經守寡，也實在可憐得很，張口道：「無礙。」

這兩個字一出，那婦人似乎安心了。

看這氣氛太過凝重，又見她獨自一人，顧知語便含笑問：「妳女兒呢？」

婦人慈愛地笑了笑，「知書她頭暈，正在馬車上養神呢。」

「妳女兒名叫知書？」顧知語只是單純覺得自己和她女兒名字相似，感到有些巧合，若是不提姓，很容易讓人誤會是姊妹。

提起女兒，婦人神色柔和地道：「是，小婦人娘家姓陳，夫家姓嚴，我夫君生前是個讀書人，運氣好考上了舉人，我們本家在邑城，因為要上京趕考才帶上我們母女，只是沒想到他快到京城時一病不起，我們散盡了身上的銀錢也沒能救回他……她爹當初給她取名，就想要她長大後知書達禮，還想著若是再生兒子就取名知禮，沒想到這麼多年我也沒能給他添個傳宗接代的兒子，實在是愧對於他。」說完，忙欠欠身，「小婦人不應該在夫人面前說這些，實在是晦氣，夫人莫怪。」顧知語不甚在意，本就是不認識的人，等到了邑城，大家也不會再見面，她雖然可憐這對母女的命運，卻也沒放在心上，這個世上，生老病死是常態，也是改變不了的事。

幾人正說話呢，剛剛還熱烈的陽光被雲層遮住，天空暗了下來，顧知語見了心裡微驚，這是……要下雨了？這麼黑的天空，看樣子雨勢也不會小。

正這麼想呢，柳成嵇就騎馬趕了過來，跳下馬背拉起顧知語，語氣柔和，「知語，趕緊上馬車，我們要找個避雨的地方。」餘光看到還有個婦人站在一旁，皺眉道：「妳是誰？」

沒想到前些日子才招呼她們一起走的將軍已經不認識她了，嚴夫人有點尷尬，卻還是規矩的福身，「小婦人……」

柳成嵇很急，軍隊還在整理方才做飯留下來的各種東西，那些都是要帶走的，見狀便擺了擺手，隨口囑咐道，「趕緊回去，我們馬上要走了。」說完，扶著顧知語上馬車。

喜桃兩人忙將方才拿下來的東西收回去，嚴夫人見狀還想要上前幫忙，卻被喜桃攔住，「夫人快走吧，這些奴婢們來就成。」

嚴夫人也不強求，回了自己的車上，喜柳她們快手快腳地收拾好，大雨也來了。顧知語坐在馬車裡聽到外面雷聲混著雨聲，喜柳面色發白，緊緊拽住喜桃的袖子。顧知語眼角餘光看到，「喜柳，妳怕嗎？」

「奴婢……奴婢不怕！」喜柳仰頭，下巴微抬，臉上滿是倔強，如果不看她抓得指尖泛白的手，這番模樣是有幾分可信度。

喜柳見顧知語掃一眼她的手，忙哀求道：「夫人，奴婢一會兒就好了，您別丟下我。」

顧知語笑了，「不會。」

好在很快就找到了避雨的地方，他們進了官道旁的一個村子，官兵和後面的商隊都分散到各家中去，柳成嵇將顧知語安頓在村長家中才去巡視軍中。

這些官兵現在都聽柳成嵇的，因為柳遠騫還在後面沒趕過來。

天色漸晚，大雨卻沒有停歇的意思，柳成嵇便決定今夜在村裡留宿。

夜裡，柳成嵇披著蓑衣回來，進門後換下濕衣，走到床前，看著靠在床頭的顧知語，「知語，今晚上我陪著妳住，外面不安全。」

這一路過來，兩人同住已經很尋常了，柳成嵇這個人自制力很強，兩人睡一張床他最多抱著她，可以說很規矩了。

聞言，顧知語笑了，「普通農戶，應該不會有什麼事。」

柳成嵇挑眉，「這村子在官道旁，但離最近的縣城也有三十里，平日裡借住的人應該挺多，妳可能不知道，現在有的客棧是黑店，這村子難保不會也是那種。」

顧知語笑容越發大了，「說的跟真的一樣，哪怕他們心懷不軌，你可是帶了五百名的官兵，他們整個村的人加起來還沒有你們多。搶你們？又不是活膩了。」

柳成嵇有些無奈，伸手摸摸她的臉，「知語，別這麼通透。」

顧知語含笑點頭，「不過陌生的地方，夜裡我也會怕。」她伸手拉著他手指，「你陪我好不好？」

柳成嵇滿意地笑了，雖然過程曲折，但目的達到了，他一臉認真地說：「夫人有命，為夫聽從就是。」

第二十二章 以身相許的女子

村子是不是有問題他們是真不知道，但就像是顧知語說的那樣，有這些官兵在，哪怕他們有陰謀也不敢動手，一夜平安的過去。

翌日早上，路上還有些泥濘，但天空湛藍，一看就是個好天氣，一行人再次啟程。顧知語身子嬌弱，好在一路上都沒生病，不過這和柳成嵇的照顧也分不開，吃的用的都儘量最好，顧知語看在眼中，心裡越發覺得他很貼心。

越往邑城去，氣候濕潤起來，官道的路況卻也差了些，路旁滿是雜草，周圍的群山多了許多，路旁的林子有時還會有野雞驚起，她還曾遠遠的看到過野豬，這邊和京城確實是不一樣。

跟著他們的商隊則來了又去，路上換了好幾撥人，他們更多是到了禹城就不再過來了。據說邑城這邊山賊多，容易被劫，危險不說，也對京城來的精緻東西需求不多，也就是說，買得起好東西的富人不多。

興許是有了心理準備，知道自己接下來會在這邊長住，顧知語對這些接受良好。十月中，一個微冷的日子裡，他們一行人終於進了城，從京城跟過來的商隊幾乎沒有，只有後面加入他們的幾個商隊，還有就是嚴家母女。

邑城城牆高聳，看起來只覺有歷經戰火的滄桑，顧知語進城時，柳成嵇在官兵到了城外的營地之後，就棄了馬兒和她一起坐進馬車，喜桃兩人便去了後面的馬車。

「就是這裡了。」柳成嵇掀開簾子讓她看。

顧知語抬眼掃一眼周圍，密密麻麻的群山，官道是兩山之間的山坳開出來的，就如一條鴻溝一般，邑城矗立其間。

直到進了城，周圍傳來久違的喧囂聲，比起方才的荒無人煙彷彿是兩個世界。

顧知語含笑聽著，透過縫隙看到外面的行人，看向對面的柳成嵇，「挺好的。」

有這麼多人，這邊也不是她以為的那麼荒僻，想來生活也不是太差。

柳成嵇緊緊握住她的手，看向她的眼神裡滿是感動。

馬車進城後，一路往南而去，到了邑城府衙門口沒停，又過去了幾息，馬車停下。經歷將近兩個月的奔波，每日睜開眼睛就是趕路，此時到了目的地，哪怕是個茅草屋，她也會慶幸……等下了馬車，眼前的柳府比她設想的茅草屋好太多了，當然了，跟京城中的侯府是比不上的。

柳府的大門看得出來是新刷過的，顧知語站在門口，柳成嵇拉著她往裡走，邊道：「我特意讓人重新打理了一遍，日後我們就住在這裡，要是哪裡不合適，妳就讓人改到滿意為止。」

柳府是個兩進院落，前面一進用來接待客人，顧知語他們兩人住在後院正房。園子裡各色草木鬱鬱蔥蔥，地上掃得乾乾淨淨，看得出來是有人經常看護的。後院屋子挺多，加起來足有十來間，柳成嵇拉著她直接去了正房，那裡面和京城世安院正房的佈置差不多，也是在大床對面擺了一張軟榻。

「知語，有件事情我想要跟妳說。」柳成嵇看向軟榻，然後認真看著她的眼睛，「我不打算和妳分房住。」

顧知語的臉有些紅，低聲道：「隨你。」

事實上成親之後，兩人滿打滿算也沒分開幾夜，都習慣了身邊有人，要是他真的分開，顧知語可能還會不習慣。

柳成嵇伸手擁住她，「放心，我能忍得住，妳現在年紀小，要是有了孩子會很危險，我想要妳好好的，我們一起白頭到老。」

顧知語心裡最後一絲顧慮盡去。

洗漱完了躺在床上，她想起什麼，問道：「你平日裡都在待哪裡？是那邊衙門？」衙門離他們家太近，幾息功夫就到了，可能衙門燒了熱茶拎到柳府都還是熱的。柳成嵇聞言沉默了下，「平日裡我練兵都是在離邑城三十里外的栗牆，那邊也有一個城牆，平時各部落的人想要到邑城都得從那裡經過。」

三十里啊！她好奇地問：「那你每日都回來嗎？」

柳成嵇坐在床邊，摸摸她的髮，「回的。」其實以前他不經常回來，有時候忙起來，個把月才回來一次，但是現在不同，這邊有人等他回家了，這讓他感覺很新奇，只要想到就覺得溫暖。

顧知語皺起眉，「會不會太遠？你每日這樣來回，身子吃得消嗎？」

柳成嵇笑了，「馬兒疾馳不耽誤的話，也很快。」

顧知語含笑點頭，如今她剛到，柳成嵇確實必要每日都來回跑，等過段時間她習慣了，要是天氣不好之類，柳成嵇夜裡住在栗牆那邊就行，反正這邊離府衙那麼近，只要不是傻子就不會有人與她為難。

「那我來了，有什麼需要我做的嗎？你先跟我說說，免得給你丟臉。」

柳成嵇笑容越發大，摸著她的髮在手指上繞啊繞，「放心，這邊和乾國各處的官員相處都不同，別的地方駐軍和衙門是互相掣肘，可在邑城，擁有軍隊的人有絕對的威嚴和話語權。現在的邑城知府姓趙，是皇上登基之後開恩科時的進士，算

是第一批天子門生，對皇上忠心耿耿，也對各部落深痛惡絕，最是嫉惡如仇，很清廉正直的一個人，他做官只想要對百姓好，並不喜爭權……」

顧知語聽著聽著，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總之一句話，這個人對柳成嵇絕對是服從的。還有就是，整個邑城中的人對柳成嵇只有俯首聽命的分，換句話說，無論顧知語怎麼做，外人都不會覺得她不對，因為是他們要費盡心思和她來往。

「明日可能有人上門求見，妳願意見就見，不願意見推了就是，不會有人與妳為難。」

聽到這話，顧知語笑容滿面，伸手拉他，「快點睡，這麼多天，總算是到了。」柳成嵇滿眼無奈，「知語，我不是不想陪妳，我怕我忍不住。」

翌日早上，顧知語醒來時，外面天色已經大亮，她這邊剛剛坐起身，外面的喜桃的聲音已經響起，「夫人，您要起嗎？奴婢已經給您備好了熱水。」

邑城的十月秋雨綿綿，這幾日邑城天天下雨，有些濕冷，不過到了午後又會溫暖起來。

喜桃端著水盆進來，幫著顧知語梳頭的時候，笑道：「府裡管家姓柳，他說今日晚飯有魚吃。」說完，想到顧知語並不知道邑城的事情，解釋了一句，「在邑城，想要吃魚不容易，且魚的價錢不便宜，倒是雞鴨豬肉之類的東西挺多，且價錢合適。」

喜桃說什麼顧知語根本沒聽進去，她腦中還想著昨晚上柳成嵇臨睡前的話，說完了那句話之後，她有一瞬間的呆愣，而柳成嵇伸手抱了抱她之後，就鬆開她熄了燭火睡去對面的軟榻，她心裡胡思亂想，脫口問道：「世子呢？」

喜桃沒發現她的心不在焉，回道：「世子一大早就騎馬出去了，說午時會回來用膳。」

顧知語隨使用了些早飯，這邊的東西她吃著挺不錯，粟米是邑城特產，熬出的粥綿軟香糯，還帶著微微的甜，就是出產太少，在京城那邊根本不好買，不過最讓她驚喜的是醬菜，沒想到現在已經有了醬菜，滋味還很不錯。

一頓早膳之後，顧知語對於接下來在邑城的日子更加期待了，也不是不能忍受嘛。剛剛吃過飯，喜柳就小跑進來，「夫人，知府夫人來看您來了。」

顧知語點頭，來人在她意料之中，只是沒想到這麼快。

知府夫人姓陳，一身絳紫色命婦衣衫，膚色白皙，大概四十多歲的模樣，一進門就對著顧知語行禮，「夫人安好。」

見狀，顧知語心下微訝，面前這位可是四品夫人，自己雖然品級高，但到底年輕，陳氏若是不想行禮也能糊弄過去，但她進門就行禮，表明了對她這個世子夫人的尊敬，也表明了他們夫妻對柳成嵇的絕對服從。

「夫人不必多禮。」顧知語忙扶起她，人家行禮，她可不能坦然接受，「我年輕，夫人實在不必如此。」

陳氏見顧知語這話說得真心，溫婉一笑，「世子和我們老爺共事多年，最是和氣

不過，沒想到夫人也是個和氣的，邑城和別的地方不同，往後我們還要多來往才好。」

顧知語含笑應了，對方表達了自己的善意，她這邊當然不會拒絕，雖然柳成嵇說了不用她刻意結交各家夫人，但顧知語總想著要幫幫他，那麼和這些夫人搞好關係就很有必要了，現在陳氏自己送上門來，正好！

陳氏來得快，走得也快，約定三日後帶著衙門各官夫人一起上門拜訪，顧知語含笑應了，又親自送了她出門。

不久後，柳管家來見顧知語，他看起來大概五十多歲，看起來身子骨不錯，走路飛快，做事也俐落，聽聞三日後有宴會特意問了一聲該如何安排。

「夫人，三日後的菜色有什麼特別需要準備的嗎？」柳管家微微欠身，又補充道：「邑城的肉菜，有些買起來沒那麼方便，需要提前讓菜農準備。」

看樣子，管家深得柳成嵇信任，對自己也足夠尊敬，顧知語便笑道：「你看著辦，不失禮就行了。」至於珍饈佳餚什麼的，她覺得沒那必要。

正說話呢，柳成嵇從外面進來，顧知語臉上帶上了笑容，「怎麼回來了？」

柳成嵇拉著她重新坐下，「我剛來，只是去看看便回，正好能回來和妳一起用膳，之後我帶妳去街上轉轉。」

午後，馬車從柳府出來，柳成嵇伸手指著周圍給她一一講解，南面是富人逛的街，住的也多是各家商戶，至於北面，房子差些，住在裡面的人多是只能勉強糊口而已。

顧知語看到街上人的穿著和京城中的人大不相同，身上的衣衫風格也多種多樣，有女子廣袖大襖極盡華麗的衣衫，也有勁裝俐落打扮的姑娘，更有細布衣衫的小家碧玉，甚至還有身上裹了獸皮、露出手臂小腿的姑娘。

馬車徐徐從街上走過，顧知語看得目不轉睛，這邊果然和京城很是不同，包括男子也是一樣，京城中最讓人熟悉的書生袍衫這邊很少見，大多都是一身勁裝。

邑城讀書人並不多，書肆極少，兩人轉悠了一個時辰，柳成嵇才帶著她下了馬車，「這邊的酒樓東西特別，這家是生意最好的，妳嘗嘗合不合口味。」

雅間裡倒是一樣奢華，看得出來是特意为富人準備的。

飯菜很快就送上來，顧知語聞著縈繞在鼻尖香辣味，心裡頓喜，上輩子她身子弱，這些辛辣食物都不能吃，現在嘛……

一刻鐘後，她心滿意足放下筷子，柳成嵇看了好笑，「這麼喜歡？日後妳有空，可以天天來吃。」

顧知語含笑道：「你就不怕他們說你是貪官？」

這酒樓的奢華程度能趕上京城了，可見這些東西應該都不便宜，柳成嵇如今是將軍，拿朝廷俸祿吃飯，天天到這邊來吃，只怕那些俸祿是不夠的，尤其當今皇上對於貪官汙吏深惡痛絕，一經抓住就會嚴懲，平白無故的，顧知語可不想自家被查。

柳成嵇搖頭，「妳是京城來的貴女，光是妳自己的嫁妝就不少，吃飯還吃不起？」

這麼說也對！顧知語笑道：「你幫我找個廚子帶回去就行了，我也不喜歡天天上街。」

柳成嵇眼神裡似乎更柔了幾分，歎息道：「知語，妳這樣，我怎能放得下妳？」

顧知語微微仰頭，帶著驕矜，「那就別放下，一輩子都把我記得牢牢的。」

「好！」柳成嵇語氣裡滿是笑意。

門口卻在此時傳來爭執聲，「姑娘，您不能進去！」

「為何我不能？你們將軍說了，等他從京城回來就給我一個說法的，如今避而不見算怎麼回事？」女子聲音裡帶著質問，還有滿滿的理直氣壯。

聞言，顧知語驚訝地抬起頭看向對面的柳成嵇，見他毫不在意外面的吵鬧，沒有心虛焦急，只有被打擾的惱意。

這惱意很淡，要不是顧知語和他朝夕相處幾個月也根本看不出來。

一剎那，顧知語的心就放鬆了，柳成嵇這個人若是真對一個人上心，是不會冷眼看她和平安糾纏的。這麼想著，她也來了興致，板著臉問：「怎麼，你負了人家姑娘？」

柳成嵇看著她變臉，頓時笑了，「妳信嗎？」

顧知語攤手，「我信不信沒用，拿事實說話。」要是柳成嵇真沒對人家姑娘說什麼，這姑娘也不會這麼理直氣壯。

柳成嵇捏了下她的手，揚聲道：「平安，讓她進來。」

聲音傳來，門就被推開，顧知語撐著下巴看著進來的姑娘，容貌只能算清秀，一身勁裝，手中還捏著鞭子，滿臉笑意，渾身都是活力，看起來很活潑俐落的模樣。

那姑娘一踏進門一眼就看到柳成嵇，「柳世子，他不讓我進來。」

語氣熟稔，還莫名給人一種撒嬌的感覺，顧知語下意識磨了磨牙。

柳成嵇眼角餘光看到，嘴角不著痕跡的勾了下，可看向面前姑娘的眼神卻淡淡的，問道：「嚴姑娘，妳為何要找我？」

「你要娶我啊！」又是一句理直氣壯的話。

顧知語都要氣笑了，突然覺得自己今日不應該上街，這些事情讓柳成嵇自己處理就行。

柳成嵇眉心皺起，已然不悅，不過這事情今日還是要說清楚的，「我為何要娶妳？」

嚴姑娘走近桌邊，歡喜地看著柳成嵇，「當初我被蠻族抓走，多虧了你救我回來，戲文裡都說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許，我嫁給你報恩啊。」

柳成嵇一口拒絕，「不需要！我救妳只是職責所在。」

嚴姑娘卻不放棄，「要的，我爹跟我說了，做人要知恩圖報。」

柳成嵇再次道：「我已經娶妻了，不需要妳報恩。」語氣已透露出他的不耐煩。

聞言，嚴姑娘伸手一指邊上喝茶的顧知語，「娶妻？就是她嗎？」

顧知語放下茶杯，重新撐著下巴，「世子娶我，姑娘覺得不合適？」

嚴姑娘上下打量她一番，點頭道：「當然！妳只是普通閨閣女兒，又怎能配得上和蠻族拚命、護著邑城百姓的柳世子？可我就不同了，我最近正認真學武藝，日後是要和世子一起上戰場的！」

柳成嵇皺起眉來，「嚴姑娘可能不知道，我和夫人是早有婚約的，妳爹既然知道救命之恩要報，就該知道做人不能失信。」

嚴姑娘卻道：「為了信義娶一個姑娘，那你一輩子都不會幸福的。」

顧知語聽到都氣笑了，正要說話，柳成嵇已經道：「我已經娶妻，不會再娶別人，姑娘還是重新找一個良人吧，若是妳再糾纏，我就要找妳爹來講道理了。」

嚴姑娘怔了怔，「我這些話就是我爹給我說的道理啊。」

柳成嵇不耐煩跟她說了，「平安，拉她出去，要是再糾纏就去府衙報官，告她糾纏朝廷命官，她爹慫恿，一併下獄，再有……」他重新看向面色蒼白下來的嚴姑娘，「若是讓我知道妳再在城裡胡說八道，毀我名聲，你們家一樣下獄。別以為我不知道妳裝傻，要是那日救妳的是老頭或者一個普通兵丁，妳還會不會追著要報恩？」說完，他看向平安，冷聲道：「拉她出去。」

嚴姑娘被拉走了，柳成嵇看向顧知語，無奈地道：「我救的人那麼多，哪裡會記得她？以前也糾纏了我一次，但我那時候趕著出城，根本沒理，至於她口中說的我從京城回來給她一個交代的話都是胡說，我從未跟她說過這個。」

聽到他救的人多，顧知語反而笑問：「以後不會我們每次上街都有人追著要報恩吧？」

柳成嵇見她沒惱，知道她信任自己，心裡放鬆，笑著道：「不是每個人都沒有自知之明的。」

第二十三章 宣示不給納妾

翌日，柳成嵇照舊去了栗牆，顧知語醒來後，想起她從京城帶來的東西還沒打理，和喜桃兩人去了庫房，整理出來一些，打算等陳夫人帶著人上門的時候當見面禮。這些東西在京城不算名貴，但在邑城就是稀罕物件了。

正收拾著呢，柳管家來報，有人上門拜訪，以顧知語的身分，一般人輕易不得見，真要拜見，管家會擋回去，可今天這人不太一樣。

柳管家皺眉道：「是一個年輕姑娘，自稱姓嚴，說是來送謝禮的，還一定要見您。」昨天才見了一個非要以身相許的嚴姑娘，今日又來？不過這個是謝自己的，應該不會有這種事。

「讓她進來。」顧知語的見面禮準備得差不多，本也打算回屋，見見也無妨。

嚴知書比起當初在商隊中的落魄已經不同，雖一身素衣，脂粉未施，但看得出來精神不錯，看到顧知語後福身一禮，「多謝夫人一路上照顧，小女子和母親才能順利回家，今日略備薄禮，夫人一定要收下。」

顧知語點點頭，伸手一指邊上的椅子，「嚴姑娘坐，喝茶。」

嚴知書坐下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重新開口，「本來我只打算送謝禮，沒想著執意見夫人，畢竟我們身分不高，夫人平日裡應該也忙……只是有件事想要告訴夫人。」

「妳說。」顧知語心裡隱隱有了些想法，邑城說大挺大，說小也挺小，這嚴知書和昨日那位嚴姑娘應該是認識的，說不準還是姊妹呢。

比起當初的羞澀矜持，嚴知書現在多了幾分爽利，「我昨晚聽說了族姊對世子的

糾纏，今日就想找夫人澄清一些事情。我族姊是我族姊，和我們家……我和我娘沒什麼關係。說起來都是長輩之間的事，我一個晚輩本不應該說這些，但如今我和我娘就要被他們拖累，我實在不願！

「我祖父原本只是普通農戶，生下兩個兒子，我爹和我二叔。我外祖是秀才，因為身子不好，沒想著去參加鄉試，就辦了個學堂教些學生為生，我爹就是他的學生之一。外祖只有我娘一個女兒，機緣巧合之下，當初我爹救下被混混糾纏的娘，我外祖身無長物，乾脆就將我娘嫁給我爹……」

聽到這裡，顧知語想起昨天那嚴姑娘的話，原來以身相許是這麼來的。

「我爹得我外祖教導，一路順利考中鄉試成了舉人，我二叔也因為我爹過上了好日子，在我祖父他們沒了之後也不願意分家，我爹讀書耗了不少銀錢，也由得他們，如今我爹沒了，我二叔居然想要讓我娘改嫁，最近已經在尋摸我娘和我的婚事了……」

顧知語一口水險些嗆出，什麼叫「尋摸我和我娘的婚事」？叔叔給侄女尋摸婚事還說得過去，小叔子讓新寡的長嫂再嫁……哪怕邑城這邊再不顧禮法，這事情也說不過去。再說了，若她沒記錯，嚴知書她爹百日忌還沒過吧，要是她爹泉下有知，只怕要氣得活過來。

嚴知書起身跪在地上，「夫人，我實在沒辦法了，求您幫幫我們。二叔幫我們母女說親的唯一要求就是聘禮要足，我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她眼睛帶上了淚，「為人子女，我要給我爹守孝三年。」

顧知語手指摩挲著茶杯，沉思半晌，問道：「妳想要如何？」

嚴知書面色一喜，「分家！我想要和他們分開，關起門來過自己的日子。」

「那妳就分。」顧知語放下茶杯，認真道。

得了這話，嚴知書感激地磕頭，「多謝夫人。」

昨日那位嚴姑娘跑來找柳成嵇，顧知語不相信她不知道柳成嵇已經成親的消息，從京城過來這一路上，柳成嵇從未對任何人隱瞞顧知語的身分，同行的人都知道那馬車中是他夫人，但那嚴姑娘還是跑來了，且一開口就想要讓顧知語誤解柳成嵇已經對她許了承諾，被拆穿之後還裝傻，表示都是她爹的安排。

這不是她傻，這是把顧知語兩人當傻子，這樣的一個人跑來發瘋還能全身而退，顧知語昨天確實不好受了一下，就想要讓罪魁禍首也嘗嘗這樣的感覺，而現在幫著嚴知書分家就能達到這目的。

顧知語也明明白白地告訴嚴知書，得是真被欺負了她才會幫忙，她想要讓那位嚴姑娘不舒服，辦法多的是，不是只有這一個。

顧知語看向跪在地上的嚴知書，道：「妳先回去，等我消息。」

嚴知書面色一急，「可是……」

顧知語挑眉，「訂親的事沒那麼快，要是妳二叔一意孤行幫妳定的人選妳不滿意，我幫妳就是。」

嚴知書無言，半晌，再次磕頭，「多謝夫人。」

送走了人，顧知語立時就找來柳管家，「管家，你幫我去查查嚴舉人家中是怎麼

回事？怎麼他女兒會來說她二叔要嫁掉她和她娘。」

「夫人，嚴家的事在邑城並不是祕密，我也知道一些的。」柳管家微微欠身以示尊敬，「嚴舉人名嚴章，他弟弟名嚴回，確實是帶著一家老小靠著哥哥養的，先前嚴家只是普通農戶，後來嚴章考中了舉人才漸漸地好了些，只是讀書花費大，嚴家舉家供他一人讀書，許是因為對弟弟的愧疚，在他考中舉人後嚴回變得遊手好閒，全家都緊緊吸在嚴章身上，嚴章也毫無怨言。至於訂親之事我還沒聽說，立時就讓人去查。」

柳管家準備退出時，顧知語想起什麼，問：「城中有沒有關於世子和嚴姑娘的傳言？」

柳管家垂了頭道：「有一些。」

顧知語面色變得很難看，剛想要問為何不管，又明白了此事根本不好管，歸根結底，根由還是出在嚴家人，這是打著先讓柳成嵇習慣有這麼一個「未婚妻」，弄到後面，嚴家姑娘不好嫁人，柳成嵇為了她閨譽就可能要負責。

顧知語面色變幻，半晌道：「儘快去查看看怎麼回事。」

夜裡柳成嵇回來，顧知語跟他說了這些事，又道：「那嚴家忒可恨。」

柳成嵇見她如此，面上笑容加大，拉著她的手走到床邊，「別生氣，如今我已經和妳成親，她再傳流言只會對她自己不好。」

顧知語不以為然，「不能做妻，還能做妾呢。」可說真的，憑著身分，嚴家姑娘別說做妻，就是做妾……只怕也不太夠。

柳成嵇看著她，一臉的笑意。

顧知語被他看得紅了臉，「我不喜歡有人覬覦你，你是我的。」

聞言，柳成嵇一把抱住她，歎息一般道：「日子過得好慢。」

柳管家動作飛快，翌日早上顧知語用早膳時就查出來，嚴知書所言大半屬實，嚴回只想著把她娘嫁出去，至於嚴知書自己，在她爹生前就已經幫她定下了一門親事，至於嚴知書為何會稱自己沒訂親，柳管家就不知道了。

顧知語不管這麼多，要幫忙可以，別被人利用了就行，於是吩咐道：「幫她們家把家分了吧。」

當日，嚴家就分了家，因為大半家財都是嚴章留下來的，按著嚴家祖上留下來的規矩，嚴章分七成，剩下的才是嚴回的。

嚴家也是近兩三年才興旺起來的，家底根本不厚，這麼一分，嚴知書母女還好，嚴回就真的只是一般富裕，吃喝不愁那種，再多就沒有了，最要緊的是，他們家不再是舉人的家，嚴姑娘也不再是舉人的侄女了。

分家當日午後，嚴知書再次捧著謝禮上門，這一回顧知語沒見她，不過她還是執意留下了謝禮。

三日到，一大早陳氏果然帶著一行人上了柳府，門口的馬車停了好幾輛，都是府

衙中各官員夫人搭乘來的。

柳家在邑城還從未招待過這麼多女眷，不過有柳管家在，忙而不亂，倒還妥帖。顧知語坐在上首招呼眾人喝茶吃點心，大家都是有心人，屋子裡言笑晏晏，氣氛不錯。

不過，無論什麼時候總有人鬧事，氣氛正熱烈，顧知語暗地裡將各夫人都記在心上，卻見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起身，她滿臉笑容，端起一杯茶，道：「以前我們只聞京城貴女養得好卻從未見過，今日一見夫人，果然肌膚如玉、容貌秀美，當真大開眼界。」

雖是讚譽，但配合她臉上的表情，怎麼都感覺不太對，且仔細聽來，這些可不是什麼好話，就像是紈褲子弟誇讚青樓女子一般。

顧知語立時就斂了臉上的笑意，屋子裡也因為她這番話安靜下來。

陳氏面色難看，惡狠狠看向那說話的婦人。

顧知語抬手讓喜桃上前，「知縣夫人喝醉了，說話都不利索了，帶夫人下去醒酒。」說話的是魯縣知縣夫人鄭氏，魯縣知縣是前兩年剛任命過來的新科進士劉覽山，夫人則是到了這邊才娶的當地富商的獨女。

因為魯縣離邑城挺近，坐馬車半日的路程，這一次顧知語到來，在整個邑城算是大事，所以能趕來的趙夫人都要告知，要不然是要結仇了。

「我沒醉。」鄭氏揮開上來扶她的小丫鬟，笑呵呵道：「先前我還覺得傳言有誤，怎會有這般如仙子一般的人兒，不過現在看來倒是真的。只是……這傳言中京城各家夫人善妒也是真的。」

陳氏再也忍不住了，呵斥道：「劉夫人，說話時還請三思，不為妳自己想，也為妳爹和劉大人想想。」最後一句話，暗含指點之意。

在這麼多人面前，陳氏話不能說得太透，同時自覺這樣已經是極力幫她了。

但鄭氏不這麼想，這番話她聽在耳中，怎麼聽都有威脅的意思在，她冷笑道：「我就不相信這世上沒有王法了，我今日不過是路見不平踩一腳而已。」

顧知語倒沒生氣，因為為這樣的人生氣不值得，但她知道，若是今日讓鄭氏囂張，往後她這個世子夫人在邑城，只怕也沒幾個人真心敬重了。

看不起她就是看不起柳成嵇，他們夫妻一體，如果只是面子也罷了，但柳成嵇的威信關乎邑城百姓，還有乾國邊境的安定，這可不是丟面子的事！

顧知語看了一屋子的女眷一眼，淡淡地問出聲，「劉夫人能否說說我怎麼欺負人，讓妳覺得妳路見不平需要踩？」

鄭氏見顧知語肯好好聽她說，聲音降了下來，掃了屋子裡的人一眼，道：「為了趕夫人這頓筵席，我昨日就到了，住在客棧就聽到有人說，嚴姑娘對世子一往情深，只等著他從京城回來就開始議親。沒想到世子回京一趟就帶上新娶的夫人過來，且還對她冷嘲熱諷，這也罷了，還逼他們一家分家，更故意只分給嚴姑娘家中少部分銀錢，世子夫人剛來就如此霸道，以後整個邑城豈不是都歸您說了算？」顧知語看向屋子裡的人，她們倒沒有靠在一起議論，只是和認識的夫人「眼神交流」，讓她覺得很有必要將此事說明白。不過那嚴家還真有本事，看來昨天分家

沒能讓他們著急，要不然怎麼還能騰出手來興風作浪呢？

心裡想著，她面上卻是從容無比，「各位夫人怕是不知，我和世子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有了婚約，雖然當時只是家母和婆婆的戲言，但侯府一直沒忘。所以什麼嚴姑娘和世子議親一事純屬謠言，侯府家規森嚴，世子早有婚約，沒退之前和別人議親之事簡直就是笑話，不說別人，老侯爺夫人頭一個就不答應。」

底下眾人紛紛點頭，京城那邊家家家規森嚴，她們還是聽說過的。

鄭氏卻不想輕易放過，「興許是這一次回去世子就打算退親，是妳死纏爛打，非要嫁他搶了嚴姑娘的姻緣呢。」

顧知語看傻子一樣看著她，「劉夫人，妳搞清楚，有婚約的是我和世子，不說那什麼嚴姑娘，真要是說搶，也是她覬覦不屬於她的東西。還有，不瞞各位，我們到了城中上街之時，嚴姑娘還追到我們夫妻的雅間中糾纏，當時世子可是不認識她的，所以哪裡來的兩情相悅即將議親的話？今日劉夫人喝醉了，我不與妳計較，日後我要是再聽到有人說，非得與她分辯個清楚，問問她是聽誰說的！」

屋子裡一片安靜，眾人看著顧知語的神情都多了幾分認真，能夠底氣這麼足，別的不說，最起碼流傳出的世子夫妻恩愛的話大半是真的了。

鄭氏見眾人都沒幫腔，腳下小退一步，「那嚴姑娘的名聲被毀得差不多了，不如妳做主納了她進門，也算是一樁佳話。」

佳話個屁！要不是場合不對，顧知語真的要罵人了。也不知道這個鄭氏是怎麼長這麼大的，腦子這個東西她根本沒有！

顧知語心裡罵了幾圈，面上神情努力維持不變，「劉夫人說笑了，我們府上不納妾的，無論是誰！」說完，揚聲道：「來人，送客！」

鄭氏大驚，她以為顧知語剛來，正想要和各家夫人打好關係，不會為難她們才是，沒想到她居然直接送客，自己要真這麼被送出去，以後在整個邑城的官夫人中，只怕都抬不起頭來了。

慌亂之下，鄭氏道：「妳不能如此對我！」

顧知語氣笑了，反問道：「為何不能？今日我把話放在這裡了，以後誰要是想往我府上送妾送美，我就再不讓她進門做客。」

這一回，底下的人面面相覷，似乎在評估顧知語這話的真假。

柳管家對顧知語足夠尊敬，她一吩咐，很快就有人把還猶不甘心的鄭氏送了出去，眾人看著也沒有求情，只是看向顧知語的目光中多了些慎重。

看來這位夫人還真是如鄭氏口中一般善妒呢，不過這樣也好，知道了這位世子夫人的底線，以後送別的就是，討好人的辦法多的是，也不是非要送美人，比如這幾天聽說柳府正在尋摸廚藝好的廚娘，尋摸一個送了來，以世子對夫人的看重，應該比美人管用。

底下眾人面色變幻，顧知語見了心裡稍定，她要的就是這樣的效果，這話現在不說，在她們離開前也是要不著痕跡的說出來的。其實今天的筵席就是讓各家夫人見見她，摸清她的喜好，也是因為如此，陳氏才會能邀約到的都說了。

午後，顧知語帶著她們去了園子裡轉轉，還送上了見面禮，裡面大半都是聞香識美中的脂粉，各家夫人見了頗為歡喜。

「京城果然人文薈萃，能工巧匠太多了，這樣的脂粉我還從未見過呢。香味也淡雅。」陳氏拿著手中精緻的瓶子看了又看，「不說別的，光瓶子就很精巧了。」一行人忙附和，顧知語面上帶笑。

除了那腦子不清楚的鄭氏，今天這樣的日子誰也不會刻意得罪她，以顧知語的身分，要是得罪她，就是給家中招災。別看顧知語只是將鄭氏趕出去，往後鄭氏在整個邑城的官夫人中，只怕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和她親近了，再有就是柳成嵇那邊還不知道會對劉覽山做什麼呢。

柳管家還請了戲班子過來，邑城這邊的戲和京城完全不同，唱腔都不一樣，顧知語是聽不懂的，卻也必須陪客人。

天色漸晚，一行人和她告辭，陳氏留到最後，似乎有話要說。

「夫人，實不相瞞，我和嚴家有點關係。」

顧知語驚訝，不過想到她和嚴知書的娘都姓陳，恍然道：「妳和嚴舉人的夫人有親？」

趙夫人點頭，有些苦惱地道：「她是我隔房妹妹，他們家的事情我都知道，以前我也勸過他們早早分家，只是我妹夫那個人固執，根本不聽勸，覺得嚴回當年供他讀書很辛苦，他考出來之後合該養一家老小，我那族妹又是個性子軟的，就一直拖了下來。這一次的事情我剛聽說，嚴家……其實不一定敢嫁我族妹，我們來往雖少，但關係不錯。」最後又道：「夫人，這一回我那侄女來找您，我事前真不知道。」

送走了趙夫人，顧知語眉心微蹙，本來以為嚴知書是沒辦法才求到她面前，如今看來，她還有姨母呢，這姨母顯然願意幫她們母女，有知府夫人的名頭在，嚴回也不會太放肆。

不過顧知語仔細回想半晌，自己幫著嚴知書分了家，也沒有發生什麼事。

打開柳管家送來的嚴知書執意留下來的匣子，裡面銀票足有五十兩。

興許是嚴知書和這姨母不親近，不想求她？有時候外人可以用禮物還清恩情，但親人之間反而不能，哪怕付了謝禮，落在外人眼中，還是會說佔了便宜。

這一次之後，顧知語和各家夫人算是認識了，她在邑城的日子也漸漸地平靜下來。

第二十四章 不平靜的新年

邑城的冬日冷得挺早，十月末的時候已經開始下雪，不過都不大，再下也積不了多厚。

雪一下，天氣就冷了起來，屋子裡點了火盆，暖融融的，顧知語還學著當地人將地薯削成片放在火盆上烤了吃。

說起地薯，這地薯只在邑城這邊有，還是野生的，長得跟紅薯差不多，不同的是，外邊是黑色的。她知道這東西產量挺高，且不會很挑地，但是時下還沒有人想要去種。

邑城山多且高，地卻不多，平日裡都種粟米和大麥這些主食，據柳管家說，城外

的山上多的是地薯，許多人都會挖回來放在地窖中，可以放一年之久。

外頭寒風呼呼，柳成嵇帶著一陣冷風進來，看到顧知語瑟縮一下，趕緊回身關上門，聞到屋子裡的香甜，笑問：「妳也吃這個？」大有顧知語不挑食，吃地薯，他挺意外的意思。

顧知語白他一眼，「好吃為何不吃？」

柳成嵇笑了，揶揄道：「這東西遍地都是，配不上妳。」

顧知語白他一眼，伸手遞了一塊剛剛烤好的過去。

柳成嵇伸手接了咬一口，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顧知語有些得意，「別覺得這東西到處都是就不高貴，都說物以稀為貴，你說要是邑城也沒這個東西，它從那邊部落來的，貴不貴？」說著，伸手指了指栗牆的方向。

柳成嵇聞言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

顧知語也拿起一塊，「其實這東西挺飽肚子的，完全可以種著試試看。別覺得邑城山上吃不完就不用特意種，整個乾國那麼多人呢，這東西比糧食還好放，完全可以送到禹城、雁城甚至是京城。哪怕貴人不願意吃，那麼多百姓總有願意吃的，再多都是不嫌棄多的。」

柳成嵇吃完了手中的地薯，拍拍手道：「妳說得對，我讓人去問問這東西幾月發芽，看看明年開春來不來得及種。」

顧知語聞言不置可否，抬眼看他，「你這幾日都這麼晚回來，可是有事？」

柳成嵇微微歎氣，「天氣不好，路上不平，京城那邊的軍餉送過來挺艱難的，現在還沒到，若是年前不能送到，這今年大家都不太好過了。」

說起京城，顧知語想起什麼，問道：「爹呢？年前能到嗎？」

柳成嵇搖頭，「他大概和送軍餉的隊伍一起來。」

想起這個公公，顧知語心情複雜，若他不是那麼一力保下金氏，對他們其實挺好的。想起金氏，她又問：「金氏會不會一起來？」

柳成嵇沉默，搖頭道：「不知。」

金氏在京城可以說臭名昭著，身為繼母謀害原配嫡子，要不是柳遠騫護著，判得重些都夠砍頭了，但就算沒死，名聲也不好了，聽說她搬去的巷子，前後左右的人家聽說了她的事情，都賣了房子搬家了，羞於與這樣的人住在一起。

可以說，知道內情還願意和她打招呼說話的人都很少，這樣的情形下，她要是換一個地方，日子會好過一些，且她本就是從邑城被柳遠騫帶回去的，包括金氏一家人，都是因為她才能進京的，現在搬回來也完全有可能。

提起金氏，屋子裡的氣氛都冷了些，最近柳成嵇挺忙，顧知語不想和他相處的時候還提起這些不愉快的事，轉而重新說起地薯，「這東西山上挺多的，那些百姓不一定願意種。」

柳成嵇點頭，「確實，他們都種粟米和大麥，那才是主要食物。」

顧知語心思一轉，問道：「你們軍中能不能種？」

聽到這話，柳成嵇有些驚訝，「我們只要練兵護住邊境就行……」可說到這裡，

他卻沉默下來，似在沉思。

顧知語卻頗不以為然，「都說誰有銀子都不如自己有銀子來得硬氣，這糧食也是一樣，要是你們種了地薯拿去賣掉再換了糧食回來，還愁沒有糧食過年？不種這個，直接開荒種糧食也挺好。」

她是不知道隔壁那些部落何時來犯，反正她到這邊快半個月了，一次都沒有遇過，但柳成嵇還是天天去軍中練兵，絲毫沒有懈怠。

「我想想。」半晌，柳成嵇才如是說。

顧知語來了半個月，發現邑城物產挺豐富，不說地裡的出產，光山上的野物就有不少。那些獵戶就不說了，山上的各種菌子，還有那麼多野菜，山多的好處大概就是這裡的人能靠山吃山，餓肚子大概是不可能的。

顧知語繼續道：「我覺得，山上的菌子可以曬乾了送到別的地方，物以稀為貴嘛，好多東西做好了味道也挺不錯的。」說著她像想起什麼，道：「對了，我想要開個鋪子。」

聞言，柳成嵇抬眼看她，「什麼樣的鋪子？」

顧知語吃得差不多了，起身去洗手，「就我從聞香識美帶來的脂粉，我看她們挺喜歡的，脂粉又不佔地方，從京城帶過來不費事。」

柳成嵇笑了，顧知語喜歡銀子他是知道的。「妳想做就做，要不要我幫妳找鋪子？」

「那倒不用。」顧知語想著可以去問陳氏，柳成嵇整日只顧著練兵，別看他來了這麼多年，只怕還沒有陳氏清楚。

柳遠騫在小年時趕到了邑城，隨之而來的還有大批馬車，拉的都是軍中衣物武器還有糧食，那些東西直接送去了栗牆那邊。

柳遠騫到時，並沒有派人提前來告知，顧知語聽到柳管家的稟告還有些呆愣，但很快就反應過來，「侯爺到了？他一個人？」

柳管家點頭，「確實只有侯爺一個人。」

顧知語心裡微安，囑咐道：「趕緊準備熱水給侯爺洗漱，也準備些吃食。」

柳管家應聲去了。

等柳遠騫洗漱完用膳的時候，顧知語去了前院，看到坐在桌前的柳遠騫，幾個月不見，他似乎黑了些，但精神還不錯，正大快朵頤，吃得高興。

看到顧知語，他熟練的招呼她，「知語來了？用過了嗎？」語氣熟稔，彷彿他們根本就沒分開過。

顧知語為這熟稔的語氣暗暗鬆了口氣，要是柳遠騫僵著，她這邊才不好辦。她上前幫他裝了一碗湯遞過去，「爹，一路過來可順利？」

柳遠騫點頭，又搖搖頭，「下雨過後路上滿是泥濘，馬車陷進去拉不出來，還得去挖一下才能走得動，不過也算挺順利的了，以前過年，經常有不要命的山匪等在路上劫道，這一回除了路還是一樣難走，一點耽擱都沒有。」說話間，他用帕子擦了擦嘴，接過湯，喝了一口，放下後道：「妳到這邊來可習慣？成嵇要是對

妳不好，妳儘管告訴我，我幫妳訓他。」

顧知語默然，「我們挺好的。」

看著面前四十多歲、滿臉鬍鬚的人，渾身上下衣衫簡單，顧知語看著心裡有些不是滋味，好歹是個侯爺呢，身邊沒有知冷知熱的人不說，隨從都沒有多的。

柳成嵇從來不用人伺候梳洗，柳遠騫也是一樣，他們都習慣親力親為了。

柳遠騫靠在椅子上，歎息道：「總算是到了，今夜能好好睡一覺了。」

「爹，您一個人來的？」顧知語實在忍不住，問了出來。

柳遠騫詫異抬起頭，對上顧知語緊張的臉，笑了，「要不然還能帶誰？」

見他沒有絲毫不悅，顧知語直接問：「那二弟的母親呢。」

這話問得拗口，實在是顧知語不知道如何稱呼金氏，她滿心不願意稱她夫人，但在柳遠騫面前，又不好直呼她金氏，只能迂迴了。

提起她，柳遠騫臉上笑容斂了起來，「她啊，讓我送到雁城給你們姑母看著，那邊風景不錯，適合養身子。」

接下來氣氛有種難言的尷尬，顧知語坐了一下便起身，「爹一路勞累，先歇著吧，成嵇在軍營得了消息，興許會早些回來，說不準您一覺睡醒他就回來了。」

柳遠騫擺擺手，「不用管我，妳忙去吧。」

提起金氏，顧知語到了這邊之後問過柳管家，可惜他沒見過更沒聽說過這個人，甚至還說柳遠騫在邑城身邊沒有任何人，別說外室，屋裡連個丫鬟都沒有。

這就有點奇怪了，時人納妾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，他要是真喜歡，納了就是，哪怕養外室，在邑城也沒有人能攔住他，但整個邑城的人卻都不知道威遠侯還有外室這件事。

關於他們父子的傳言多是殺敵凶狠，練兵嚴厲，守護邑城多年，打退了周遭部落的進攻，就皇上登基之後讓威遠侯鎮守邊境起，那些部落就再沒能踏進乾國國境一步，至於男人應該有的風流韻事，多是聽說哪家姑娘對他們傾心，並沒有他們相攜出遊之類的流言。

這樣的情形下，金氏的出現就顯得尤其突兀，她和柳成延就像是憑空冒出來的一般，然後被柳遠騫帶了回去。

柳成嵇果然回來得很快，先去了前院和柳遠騫說了半天話才回了後院。

「爹以後和我們一起住嗎？他會不會和你一樣天天回來？」顧知語比較在意的是這個，柳遠騫是柳成嵇的爹，她再不上心也不能隨意對待，應該有的規矩還是要的。

柳成嵇搖頭，「不知。爹以前大半都住在軍營中，一般不回來，不過現在家中有妳就知道了。」

翌日一大早柳遠騫就出府去了軍營，不過他卻沒搬走，天天和柳成嵇一起來回，父子兩人相處得多了，笑容也多了些，看得出來，沒了金氏夾在中間，他們的關係在緩和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眼看著就過年了。

最近一段時間顧知語天天都在準備過年的菜色，他們只有三個人，吃不了多少，尤其他們三人都不是喜歡浪費糧食的人，所以桌上的菜雖然有十幾盤，但分量都不多。

柳遠騫端著酒杯，笑呵呵道：「過年了，今年挺好，我們家多了知語，要是明年能再添一個小娃娃就好了。」

柳成嵇微微皺眉，「爹，別說這個，一切隨緣，該來的時候都會來的。」

顧知語在桌子底下拉他一把，笑著道：「爹，喝酒。不過得少喝一些，喝多了傷身。」

柳遠騫聽了，沒有不高興，擺手笑道：「這點酒不算什麼，我今天高興。」最後一句，他是看著柳成嵇說的。

他們父子兩人的關係確實是這幾日才好起來的。

柳成嵇抬手給他倒酒，說了句，「高興也少喝一些。」語氣淡淡，似乎只是隨口一說。

柳遠騫卻很高興，揚起頭一飲而盡，將酒杯遞到柳成嵇面前，示意他倒酒，「再來！」

顧知語見了，心裡也輕鬆起來，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，珍惜現在的日子最好。看外面的夜色漸漸地深了，顧知語起身回了房，她由著那對父子喝酒談心，自己則洗漱過後躺上床準備睡覺。最近她有些忙，準備著年後就開鋪子，找鋪子備貨她都親自來，還盤算著過完年再開個香滿樓。

迷迷糊糊間，聽到房門被人猛地推開，顧知語瞬間驚醒，卻見柳成嵇一路急奔過來。

看到她醒了，他拉著她的手道：「知語，栗牆那邊有情況，我和爹得立時去看看，妳好好的待在家中，外頭混亂，妳別出門。」

顧知語先是驚訝，隨即又覺得正常，這邊本就是邊境，很容易起戰事。

柳成嵇鬆開她就要轉身，她一把抓住他袖子，「成嵇，你要小心。」

他回身用力抱抱她，「放心。」說完，鬆開她一陣風般刮了出去，還不忘幫她帶上門。

黑夜中顧知語坐在床上，還有些反應不過來，就聽到外面喜桃輕聲問：「夫人，要奴婢進來伺候嗎？」

「睡吧。」顧知語揚聲道。

她努力讓自己睡著，可外面亂糟糟的聲音卻似乎直往她耳朵裡面鑽一般。事實上，她的後院離前面的大街挺遠的，根本沒那麼大的聲音。

這一夜，顧知語根本沒怎麼睡，外面天濛濛亮的時候，她乾脆起身洗漱，也不難為自己非要睡了。

這個夜裡，邑城許多人家都沒睡著，靠近城門和城郊的人家都能聽到遠處傳來的呼喝聲和慘叫聲，因為離他們不遠的栗牆，此時正激烈的互相廝殺。

大年三十的夜裡，本該是各家團圓的日子，許多官兵卻在栗牆城牆上丟了性命，以滿身血肉為這個新年添了一抹鮮紅。

顧知語的心裡極不平靜，柳管家這時卻來報，「夫人，趙大人和趙夫人上門拜訪。」兩人進了廳堂時，她見陳氏以前言笑晏晏的臉上此時被凝重取代，趙大人則直接道：「夫人，我想要讓城中百姓搬家。」

「不能搬！」顧知語立時道。

雖然外面在打，但此時搬家城內定然人心惶惶，百姓會覺得是不是官兵頂不住了才會如此，城內的人一走，相鄰的幾個縣城也會慌亂起來，而那些部落挑在過年這天襲擊，可能就是想要這樣的效果。

趙大人聞言著急道：「但是百姓無辜，到時候侯爺他們若是真頂不住，我們……」顧知語認真道：「他們不會拿百姓的性命當兒戲，若真的不行，肯定會讓百姓逃離。」

趙大人半信半疑，不過遷城這樣的事非同小可，單憑他自己是不敢決定的，要是真因為他想要遷人而兵敗被部落打進來，到時候他定然逃不過罪責。

有了趙大人上門提出讓百姓遷走，接下來顧知語尤其注意城中百姓和栗城那邊的消息。

城門口圍了許多人，不過現在邑城只出不進，出去的人就再不能回來了，因為這個，好多人都在猶豫，留在城中，真要是打起來還有個城牆勉強擋著，要是出去了，被那些人追到官道上，才真的是死路一條。

而柳成嵇他們一直沒有消息傳回，對於現在的情形來說，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一直到了正月初三，栗牆那邊的喊殺聲漸小，又過一日，柳成嵇才回來。

他回來時渾身血腥味，衣衫早已看不清原來的顏色，用膳的間隙和顧知語匆匆說了些話倒頭就睡了過去，柳遠騫則比他回來得還要晚一些，也是一樣回來就睡。他們安全回來了，看起來還沒受傷，顧知語也就放心了。

不只是她，從三十那天開始，許多人就在柳府門口探頭探腦，興許是看到柳府中一切如常，顧知語一點也沒有想要搬家的意思，城中收拾東西離開邑城的人並不多。

再有就是，可能是看到柳成嵇父子策馬回來，那些走了的人也陸陸續續地回來了。初四早上，柳成嵇醒來，恢復了往日的精神，和顧知語一起用早膳時，道：「知語，趙大人來府裡的事我聽說了，謝謝妳信任我。」

顧知語含笑搖頭，「我相信你不會拿滿城百姓的性命不當一回事。」

柳成嵇心裡溫暖，顧知語知道的，趙大人自然也知道，只是他做不到這麼全心全意的信任。

兩人正說話呢，趙大人就到了。

趙大人滿臉惶恐，顛巍巍地行禮，「世子，下官先前太著急，還好有夫人攔著我，要不然就犯下大錯了。」

柳成嵇等他起身，才道：「讓滿城百姓遷移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要是邊境真因為你這一動而亂起來，事情發展就由不得你了。」

趙大人身子抖了抖，「下官也是因為擔不起責，才沒執意如此。」

一開始趙大人找上門來，要的就是顧知語贊同，只要她這邊答應了，那上頭怪罪下來，擔主要責任的就是侯府，他就只是從犯。

這個道理在場幾人都明白，不過無論搬不搬，只要百姓出了事，鎮守邊境的侯府都得負最大的責任。

屋子裡安靜，趙大人有些不安，轉移話題道：「聽說世子俘虜了蠻山部的王子？」顧知語有些驚訝，這事她是不知道的。

柳成嵇放下茶杯，點頭道：「關在栗牆那邊。」

趙大人面色一喜，「要不要押送去京城？」

柳成嵇隨口道：「我爹已經上了八百里加急的摺子，等皇上的旨意吧。」

一開始有人攻城，柳遠騫就寫了摺子送走，昨天退敵，又寫了一份大捷的摺子送去。

趙大人無話可說了，又見柳成嵇真的沒有怪罪他的意思，看向顧知語，笑道：「聽說夫人喜歡邑城菜色，前幾日我家夫人尋到一個專門做邑城菜色的廚子，一會兒給夫人送來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拒絕的確是柳成嵇，他看向顧知語，「我也幫妳找了一個。」

顧知語笑容越大，「多謝趙大人費心了。」

看到柳成嵇看著顧知語的專注的眼神，趙大人心裡瞬間了然，笑著擺了擺手，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把廚子留給我夫人了。」

等他告辭走了，顧知語才問：「你們真的俘虜了人家的小王子啊？」

柳成嵇下巴微揚，帶著點得意，「那是，是妳夫君我追出城外二十里把他從馬上打下來的，然後又帶著他從追兵中一路跑回來。」

顧知語皺起眉，伸手拍拍他的臉，冷笑著問：「你還覺得自己挺厲害？」

柳成嵇拿眼睛瞅她，「難道不是？」

顧知語瞪他，「你還是小心些，獨自追出城去什麼的，我怕我成了寡婦。」

「知語說得對。成嵇，這一次你真的太冒險了。」爽朗帶笑的聲音突然在門口響起，原來是柳遠騫不知何時過來了。

顧知語臉一紅，方才她拍柳成嵇的動作，柳遠騫應該沒看到吧？肯定沒有吧？

她立時起身，拿起杯子倒茶，「爹，您坐，我去看看廚房那邊給您的飯菜做好沒？」

柳遠騫挺高興，哈哈大笑，「不用，我用了膳的。」又道，「要是妳成了寡婦，我就照著契書，收妳做乾女兒，給妳備嫁妝，做主讓妳改嫁。」說這話時，他眼睛看著柳成嵇。

柳成嵇的臉色立時黑沉沉的。

柳遠騫才不怕他，語氣裡帶上了斥責，「你追出去的時候，有沒有想過知語，想過你祖母和我，還有侯府的百年基業？我願意讓你到邑城來練兵，也教了那麼多兵法，不能孤身深入險境，那麼多的史書你都讀到哪裡去了？」

柳成嵇語氣認真，「殘兵敗將而已，我有信心抓他回來。」

見他還頂嘴，柳遠騫怒氣衝衝道：「若是他們故意引你入局，要是城外被埋伏了

人專門等你呢？要是你出了事，我怎麼對得起你娘？」

柳成嵇突然就怒了，「您已經對不起我娘了。」

柳遠騫驀地怔住。

顧知語忙上前幫他們倒水，明明父子倆說的是此次的戰事，不知道怎麼地就扯到這裡來了，先侯爺夫人是他們不能觸碰的禁忌，說起這個父子倆準吵架。

半晌後，柳遠騫頹然道：「我沒有對不起你娘。」

聞言，柳成嵇滿眼嘲諷，「那金氏和成延怎麼來的？我娘在家照顧祖母、給您生孩子，您在邑城也生孩子，祖母總說我們侯府家規森嚴，我看根本就……」

柳遠騫唰的站起身，「你不能這麼說侯府。」

眼看著父子倆又劍拔弩張起來，顧知語心裡著急，忙道：「你們抓了人，那邊會不會有人來找我們？」

說起這個，柳遠騫看向她，緩和了臉上神情，「當然會，應該這兩日就會有人上門來和談。」他也沒有坐下的意思了，轉身出門，走到門口時，他頓住腳步，「成嵇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沒有對不起你娘。至於金氏母子……他們不是我本意。」說完，腳下不停地走了。

顧知語心裡一動，一個念頭在心裡閃過，卻溜得太快沒抓住。

柳成嵇眉心微皺，「知語，妳說爹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「字面上的意思吧。」顧知語不確定地道。想起金氏出事後他的動作，遲疑道：「爹對金氏，不像是對自己心愛的夫人，更像是責任。」

似乎金氏只要不死，他就不太管，先前金氏謀害嫡子的事情被滿京城的人傳揚，他只是把人接回來了事，不見他有多餘的動作，要是真的上心，一開始柳成嵇趕金氏出門的時候，他就應該阻攔才對。

侯爺夫人和外室的區別不是一點點，一個可以和滿京城的貴夫人說話，可外室別說和貴夫人說話，就是妾室也比她身分高些，是普通百姓也會鄙夷的存在。

兩人想了半天無果，乾脆放下。